



作品：
襯衫

三獎

得獎者：
聶宏光

聶宏光，一九九二年出生。文化大學文藝創作組畢業，現就讀於東華大學華文所。曾獲奇萊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。最大的娛樂就是吃到飽，還有在社群網路中當個性別糾察隊筆戰群雄。生活疲累，仍然等待著世界末日的那天。

得獎感言

接到電話，才想起自己投過這個獎。在花蓮伴著雲雨烈日，上課、社團、運動的忙碌生活似乎有了新的契機。看過太多有天分的同輩，一直覺得自己是沒有資質的。感謝所有評審的鼓勵與可敬的對手們。人生好難我們一起加油。

襯衫

1

他被一股味道嗆醒。

像鍋冒著熱氣的優格，邊攪拌邊努力發酵。趴在桌上，小心翼翼呼吸，那味道仍直衝鼻間。那不是臭，而是一股膩人，濃郁，幾近於蠻橫，如火如荼散逸著的難聞氣味。

外頭陽光耀眼，蟬鳴唧唧。他多想衝出去把沾染全身的氣味曝曬乾淨，可現在是午休時間。他懷疑班上同學鼻子是否健全；那味道如滾滾糖漿，所經之處都黏上了甜腥。他感覺自己是被封印在琥珀內的昆蟲。坐困愁城，關著滿室餿味。

坐在他前座的同學姓江。身材略顯豐滿，面貌平凡，唯一值得注意的就是她濃密的睫毛。他觀察過，就是班上最美麗女生的睫毛也未必比她長。不過她眼睛小，乍看只有黑眯眯一條縫，尤其是在吃甜食的時候——她喜歡吃零嘴，有時上課也放包巧克力在桌上，趁老師不注意便偷偷拿顆塞入嘴，若無其事地舔舔手指，雙眼也眯得更細了。

他不是個貪食之人，無法理解這種任性甚而有些耽溺的慣習。尤其是她扯開包裝袋發出的撕裂聲，雖然細微，每每都讓他心頭一緊，好似有些什麼也跟著被分開。那或許帶有某種表演姿態，也或

許是她太旁若無人。

就像現在這樣。

他瞪視她趴伏於桌的背影。厚實的背，透過薄薄一層制服看得見底下內衣的輪廓。異味如熱浪朝著自己噴發。他想像在這種天氣，悶在那裡頭的味道。江平日攝入的甘甜，轉化成氣味而變了質。

2

經過一座公園，他慢慢走，看著球場上打球的人。最近十分炎熱，場上有幾人已經脫去衣服，露出蒼白或黝黑的身上。他並不太流汗，即使體育課抱顆球滿場跑，隊友們都滿頭汗，他仍感覺身上只有薄薄熱氣。他看著男人們的胸背淌著汗水，隨著跑跳反射著耀目的光。

那股氣味的記憶又浮上來。甜膩的，濃郁的，江的體味。那是他首次體認到女性身上也會有異味。此時他想像著在球場奔跑的那些男性，想像著他們體膚隨著高溫蒸騰出來的氣息。那種辛辣、尖銳的酸楚。這味道他再熟悉不過。毛細孔都張開散熱，男人們身體上那片潮濕，被太陽烤著，乾了又濕濕了又乾……

忽然他摔倒了。書包摔落，雙膝砸在地上，劇痛響起。眼前一隻黑狗呼哈哈喘著氣，好奇地盯著看。原來是絆到了鐵鍊防護欄，他的手掌撐在地上，黏滿了柏油碎屑，膝蓋也漸漸滲出殷紅色的血。慢慢地，他盤腿坐起，彎著膝蓋試探受傷程度，韌帶似乎沒有大礙。他重新背好書包，四下張望，沒

人注意到這個小意外，除了眼前的狗。狗甩著尾巴，朝他膝蓋處猛嗅，又不感興趣地轉身走了。

慢慢站起身。那些打球的球員好像更加遙遠了。

他繼續走，傷口隨著動作牽引著，一步刺一次。

3

打開門，一陣涼風吹出，客廳正開著冷氣。父親已經回家，癱在沙發上睡著。電視轟轟作響，新聞記者的聲音被調得過大。他拿起遙控器，把音量關小，這時父親醒了過來。

「你回來了。」「嗯。怎麼這麼早下班？」「你媽這幾天都不在，所以我就提早回來。」父親說，一邊解開衣服，丟向他。「拿去放到洗衣籃，晚上我一起洗。今天真是熱死了，你沒中暑吧？」

他放下書包往浴室走去，抓著父親的襯衫。很便宜的款式，因此十分薄，質料也不太好。他感覺手中的衣物還留有餘溫，仔細揉搓似乎也有濕潤的感覺——父親的汗水。察覺到此，他感到十分噁心。用力把它丟在髒衣籃，打開熱水器準備洗澡。望著自己破皮的膝蓋，血已止住，但碰到水應該還會非常疼痛。

下次一定要更小心，他這樣告誡自己。

餐桌上放著一杯水，還有本攤開的數學講義。書包已經打開，考卷也被翻出來。他一陣臉熱。「你的數學還是不行。喝個水，我來教你。」——總是這樣的，這種不由分說的態度，每次都讓他感

到惱怒。若不順從又得挨罵，即使對母親也一樣。記得有次母親想熬夜看某部影集，卻被父親責罵這樣隔天怎麼上班，乾脆辭職，「反正錢我會賺。」當時他在房間將睡未睡，聽到這話整個人醒了過來，差點出去跟父親理論。

這次則是洗澡時書包被翻，下次又不知道會如何。他討厭與父親獨處，當母親不在時，父親便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他身上，並不時曉以大義，糾正他的想法。現在父親已經拿出筆，準備了計算紙，擺好陣仗，拉開椅子要他坐在身旁。他擺著臭臉坐下，以示抗議。

「……注意這邊。若A的標準分解式為 $32 \times 5 \times 8 \times 12 \times m \times n$ ，要怎麼求出n？已知A等於……」雖然剛洗完澡，客廳又有冷氣，但他仍覺得熱。對父親他本能是排斥的，兩人無話可聊，若有話也是日常的虛應一番。數學令他頭痛，父親令他緊張，他聽著父親絮叨的教學，開始分神。

父親的體格已不若年輕時精壯。長久坐辦公室，疏於鍛鍊，肚腹及腰際都有了贅肉，穿著上衣還能掩飾，但像這樣——赤裸著上身，距離這樣近，身體的細節都一覽無遺。胸膛還有著結實的形狀，兩塊胸肌似乎因中年發福而更形厚實。乳頭的顏色很深，長著幾根鬚曲的細毛。仔細看，從肚臍開始，也有疏落的細毛延伸下去……

當他發覺自己以近似欣賞的眼光審視父親的身體，他已聞到了父親的口氣。父親習慣抽菸，靠得近了便會聞到菸味。他憋著氣，但仍無法避開那朝著自己噴吐的氣流。父親示範著計算步驟，沉浸在自己流暢的解法中，絲毫沒察覺兒子的恍神。

總算是結束了。整場教學，他的目光半是在課本，半是游移於父親的身體。父親的身材已經走樣，卻有種他羞於承認的奇異魅力。

已經是晚餐時間。父親準備帶他出門吃飯。他鬆了口氣，若是買便當回家吃，兩人對坐無言，氣氛一定僵持而令人窒息。

4

體育課，打球日。固定帶件無袖汗衫做替換，以防校服弄髒。他上網看過不少職籃比賽影片，每次上場都要試一試那些技巧。洗完球，他佯裝往左實則往右，切到籃下假裝灌籃，迅速傳球給另一側隊友，隊友一時反應不及沒接穩，被敵隊搶到——他扼腕，每次有什麼計策總是失敗，鬥牛賽不好打，不如一對一。

開打沒多久，同學們已經開始流汗了。被太陽曬得乾燥發白的球場地地面，隨著球員的推擠碰撞而被濺上汗水。他穿著無袖上衣，陽光曬著肩膊，每次運球、傳接、上籃都讓他感到熱癢。敵對球員阻擋在前，汗珠沿著臉部輪廓滑下。從他們身後望過去，灼熱的空氣在半空盤旋升起，被人群攪亂。球場因炎熱而顯得更加偌大，瀰漫在跑動著的球員之中的，是混濁不堪的海市蜃樓。

兩節課的時間他滴水未進。像隻固執瞪羚，不怕累地死命奔馳。自備的水壺放在場邊，還是滿的，浸泡在熱天午後都變得微溫。下課後，所有人魚貫離開操場。眼眶因為脫水而刺痛，望見的景色

都迷迷糊糊。他拖著腳步走入廁所，打算把身上的背心脫下，換回制服。

赤裸著的羅在廁所內。

羅正彎腰脫下內褲，見有人進來愣了一下。他盯著羅有著色差，像穿了件T恤與短褲的裸體，不知該說些什麼。羅的胯下長著一叢濃毛，蔓延到大腿根部，垂吊在那之間的器官看起來顏色也深，給他一種粗魯的印象。過了幾秒羅才笑了，說自己只是在換衣服，沒想到會有人進來，「我還特地挑最少人的這間呢。」

「你幹嘛不進去隔間裡啊。」「裡面那麼悶。我也不想在馬桶旁換衣服。」一時間羅還沒有穿上衣服的打算，邊抓著汗濕上衣拍打著背，邊與他閒聊。他也脫下背心，從袋子裡拿出制服。

他忽然有狂飲的衝動。光著身子也沒什麼，但他就是無法不偷看羅的私處。這時才開始感到口乾舌燥，拿起袋子裡的水想喝，但站在全裸的同學旁邊喝水又太奇怪。「欸……」羅走近他，「我全身都被你看，不公平。你也脫下來給我看。」熾熱氣息吐向他的臉，羅的聲音只在耳畔，陰莖晃著，看起來比自己的龐大許多。

「無不無聊啊你！」他套起制服，視線暫時被遮掩，就在這時感到下部一陣透風，羅已脫下他的褲子。

這是第一次他的私處暴露別人眼前。

關於尺寸的問題他不是沒想過，哪個男孩子不在乎。但他也無從與旁人比較，上網搜尋都出現色

情片演員，各種不切實際的比例尺。泳池的更衣室也隔著門，沒有人會在開放空間裡相見。

要穿上褲子也來不及，已被羅全部看光，自己的性器顯得孱弱，比羅短上一截，毛也沒那麼濃密。相較之下羅更成熟，離那所謂「男人」的標竿更近一點。

他們靠得很近，他能感到羅的體溫，聞得到羅的吐息，沒有任何氣味，只覺得溫熱而潮濕。偷看羅打量自己私處的表情，有種不合時宜的慎重。廁所上方的抽風扇呼嚕嚕轉著，忙著來回輸送空氣。

「抱歉抱歉。」羅幫他拉上褲子，「不過這樣我們就扯平了。這件事別說出去喔。」許是自己私處也被看到的緣故，他好整以暇地看著羅一件件穿上衣服，羅還是熱，套上衣服後還止不住流汗。

他們一起離開洗手間，往福利社走去。

遇到班上幾位同學，手中都拿著冰鎮的飲料。羅率先向他們打招呼，彼此推擠打鬧起來。他喝著自己帶的開水，感到悵然若失。

5

與父親對坐，各吃一盤水餃。

起先父親堅持下廚，他想外食，兩人各持己見幾乎要吵起來，父親還在叨念，直到他聞到一股怪味，父親才大夢初醒衝到廚房，一看，整鍋的飯都燒焦了。最後才隨便下盤水餃將就。但這樣也有事，父親直接將冷凍的水餃丟入沸水，火又開得太大，好幾顆都破了皮，端上桌後賣相全無。他憤恨

地沾著醬油掩蓋肉餡的腥味，對面的父親若無其事，一口一個吃著那殘破的餃子。

每當母親不在，父親就逮到機會，想一展自己的廚藝。嘴裡說的可比做出來好聽，什麼食材要怎麼挑，刀工該如何，醬料的調配，醃製，火候的強弱……最後也不知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，不是每道菜的顏色都太像、吃起來過鹹，不然是葉菜的梗沒挑乾淨，炒得過久，爛糊成一團難以舉箸。

在播報新聞的空檔，父親會轉台到料理節目。廚師講解著步驟，手邊進行著動作，看似輕鬆寫意，殊不知是經過多少磨練才得以如此流利。父親不明白這點，總是草草記下所需食材就以爲大功告成，興高采烈等著下次進廚房。

他不明白父親對烹飪的執迷從何而來。洗著盤子，刷著燒焦的飯鍋，暗自慶幸飯煮焦了，否則又會有一頓父親的料理等他品嚐。浴室傳來嘩啦水聲，模糊的哼唱斷續傳出，姜育恆〈驛動的心〉，父親的愛歌之一。那些歌他沒聽過，連歌手長怎樣都不知道。但經常這樣被迫聽父親唱，自己也開始會哼那麼一、兩句。

父親圍著浴巾走出，要他快去洗澡。浴室滿是蒸騰的水氣，霧濛濛，牆上磁磚都凝結著水珠。裡面的空氣聞起來有股香味，將他籠罩住，連自己也看不清。架子上，在洗髮精、沐浴乳旁邊的，是父親的肥皂盒。父親背上容易長痘痘，每次都要母親買特定的肥皂，「要買透明的，不然沖不乾淨。」偷偷把皂盒拿下來，裡面裝的是薄荷皂。

他仔細聞了聞。清冽，舒爽，稍微帶點辛辣，但跟充滿整個空間的氣味不一樣——還要更加濃

重，更加深厚：他想像著父親搓著肥皂，將泡沫抹勻在肩頸。是了，香皂的清香，再揉和上父親體味，便產生了堪比古龍水的特殊氣味。而這當中有種成熟男性的形象，不若少年那般單薄，也還不及老年的枯朽。活生生的肉體煥發著朝氣，經過錘鍊的沉穩。

是否成年男性身上都有這股令人心醉的氣味？彷彿宣示著，十足的把握與成熟的自信。他觀察著這塊香皂，沾著水氣，表面有細小的皂沫。有根細小的毛髮黏在上面。輕輕摳著，在肥皂上留下微小的菱狀凹陷。那根鬚毛帶著皂體嵌入了指甲縫。透明又輕盈的綠。封存著的毛髮。像遠古時期就已存在的琥珀化石。

意識到這點，他住自己腋窩聞了聞，沒有任何驚奇。就算拿父親的薄荷皂來洗，也洗不出這種滿室充盈的韻味。

父親在外頭叫著，要他洗快點。待他走出浴室，將會看到數學課本攤開在桌上。

6

人們是如何互相吸引的？

由於空調的緣故，讓他昏昏欲睡。螢幕上播著一部老電影，黑白畫面，片中的女人男人恆常處於一種相互拉扯的狀態。他沒談過戀愛，也沒這種想望。婚姻生活終會磨滅甜美的愛情，他從自己父母身上看得夠多，若雙方交往終要走入婚姻，那他寧願孤身一人。忍著睡意，他還是低下頭認真看著生

物課本，下堂課考試的內容。班上有不少人趁著播放電影時溫習，更多人乾脆趴著睡覺。

瞥向前座的江，邊看著書邊進食。

自從那次經驗，他經過江的身邊總要憋氣。雖然其他同學對此沒有任何表示，那股異味就像專屬他一人的錯覺——「……個體會分泌費洛蒙影響另一個體的行爲，費洛蒙是一種有機酸或類固醇，有些有特殊氣味，有些則完全無味……」費洛蒙。

每個人身上都有費洛蒙嗎？那些墜入愛河的男男女女，也是因爲這神奇的因素而相戀的？某些氣味，比方自己所厭拒的江的汗味，抑或父親身上讓自己心醉的體味——這些，也是費洛蒙嗎？

轉頭望向教室另一端的羅。那次之後，他們並沒特別來往，他也不覺惋惜。倒是那時兩人的眼神交會，彷彿某種共謀的，意在不言的默契，想著也覺得奇妙。

羅與隔鄰相互傳閱一本漫畫。螢幕上的主角淚眼相對，底下的羅吃吃偷笑。冷氣的溫度很低，羅卻捲起袖子，露出黝黑的前臂。當時沒太注意羅的體格，現在看過去，那半截手臂似乎更顯粗壯。嬉鬧著的羅無意間與他對到眼，他嚇了一跳。他還沒決定要別開眼，還是自然微笑就好，他們隔著遙遠距離，對視只維持短暫一瞬，就被一陣撕心裂肺的巨響給切斷。

7

當他轉頭，江已經倒在地上。課桌往左翻倒，抽屜內的考卷散了出來。手搖杯砸破了，橘黃色的

奶茶溢流而出，恣意蔓延，流過撒落滿地的筆，淹過書本的紙頁，也浸濕了江的頭髮。江面部朝下，看不清楚表情。

周圍一片寂靜。江就這樣趴在地上，動也不動。

無聲的目光聚焦在平時不起眼的江身上。平地一聲雷，所有在瞌睡邊緣的同學全部醒了。電影持續放著，女主角開始撕起男主角的衣服。有人面露驚慌，有人感到疑惑。這時他才發現，江的後頸異常白皙，看起來非常柔軟滑嫩。對比之下制服的領口則顯得灰舊蠟黃。羅也呆愣著，手上的漫畫翻到一半。冷氣還是這麼冷，他想打噴嚏。

螞蟻開始被飲料吸引過來。

所有人都聽到救護車鳴笛聲的時候，已經快要下課了。江躺在擔架上，蓋上被單，就像睡著一樣。眾人默不作聲，目送江以這種不堪的方式告別。

他不能置信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平凡，溫順，喜歡偷吃東西的江，原來一直以她自己的方式，向外界發射求救訊號。所有人都知道要控制飲食，定期健康檢查，而他在江身後目睹所有病態的舉動，甚至如此貼近地嗅聞她異樣的體味。他接收這一切，卻無法明瞭江的意圖。

考試照常開始。漫溢整間教室的驚慌，隨著卷子發下而逐漸流散。他在紙上畫出一團線條，對於作答毫無頭緒。方才發生的混亂也恢復齊整，地板已拖拭一遍，江的桌椅回復原狀。前方忽然出現一個寬敞的空間，令他十分不安。

回家路上，途經那座公園。天色暗了許多，遠方有隱伏的雷聲。鼻尖充滿潮氣，皮膚濕濕黏黏，想來是要下雨了。麻鷺邊走邊啄著泥土，雀鳥群聚在樹梢，發出聒噪的聲音。

那座籃球場上，只有一人練著球。鎮守一方球架，投籃，撿球，再投籃。

他停下來看。從遙遠地方吹來潮濕的風，在空曠的球場不停盤旋。那人反覆著投球的動作，全神貫注，頭髮已被汗水浸濕成一條條，看來已經練了很久。一顆接一顆，雖不是百發百中，但仍有一定的準度。

他呆站著看了許久。一直重複相同動作，反覆鍛鍊，全世界只剩手中的球與佇立在前的籃框。即使快要下雨，即使汗流浹背，依然專心致志，外界變化都與那人無涉。他隱然覺得那人必定是孤獨的。只有孤獨才能忍受寂寞，並坦然接受自己的世界只有一片寂靜。

江就這樣猝然倒下，昏倒在地，與平時恣意吃喝的形象反差甚大。若江也能明瞭孤獨——便能夠安然於此，不需食物填滿匱缺，否則，終有一天會踏入自己的深淵。

空中飄著雨絲，細細沾在他的身上。他繼續走，回頭再看那人最後一眼。再過不久，暴雨就要來了。

8

母親還要過段時間才會回家。

不只一次，從父親的房內傳出遮掩著的說話聲，「我不信採訪可以這麼久，又不是寫論文，妳是在玩吧？」兩人又吵架了。父親總希望母親待在家，做個安分的主婦。而母親卻執意保有工作，並且更加投入。父親總認為所謂的「雜誌社」，只是消遣性質的職業，「雜誌是看不懂書的人才會看的。」出刊時父親幾乎翻都不翻，看看封面便了事。他總把每期雜誌整齊排列在書架，跟自己的參考書放在一起。

「你跟你爸在家還好嗎？」母親的聲音從話筒傳出，背景聲音吵吵嚷嚷。「我現在在市場採訪——這裡很吵，沒辦法好好講。告一段落我再打給你，好嗎？」好幾天沒跟母親說話了。一進家門，外頭就下起驟雨，還有段模糊的音樂夾在雨聲間，細聽才發現是電話響。原來母親忙著工作，半夜還要應付公司的緊急來電，現在才終於有空檔來電報平安。

要是母親在家，氣氛就不會如此緊繃。三不五時要應付父親的突襲指導，簡直比平時還累。吃過飯他便躲到房間，讓父親占據整間客廳，隨他看新聞還是連續劇，兩人相敬如賓，互不干涉。

不過，接在父親之後洗澡，每每都會聞到那股，以前不曾注意的奇特香味。母親離開家，反而使他的感官變得敏感。況且父親有時便只穿著四角褲在家遊走，他無法不被那副厚壯的身板吸引，還有那隨行走而晃動的襠部。顧忌著母親在家，平時父親不會這麼做。

這也是他難得幾次看到父親的身體。

雨滴打在屋外遮陽板發出暴響，雨天特有的冷冽氣味緩緩淹進來。坐在電話旁發呆的同時，門打

開了。

父親帶著渾身水氣進屋。身上的襯衫還有西裝褲都被淋得透濕，邊走邊滴著水，一邊在地板留下潮濕的足印。父親脫下吸飽水的襪子，拉下貼著大小腿的濕重西裝褲，那雙毛髮茂盛的粗腿重見天日。解開襯衫，胸膛得以透氣，脫下內褲——

父親背對他脫下那件寬鬆的四角褲，全裸走向浴室。

他震驚地看著父親的裸身。寬厚的背，粗壯的腰，還有首次見到的臀部。父親的臀部比起其他部位顯得白皙，與大腿交界處有些微皺褶，不過還是多肉而結實，整體而言還算好看。邊走，兩腿間便不時出現縫隙，他仔細盯著那部位尋找蛛絲馬跡——但連個可疑影子都沒出現。

他猜想父親的根器，比起羅，應該還是大得多的吧。

9

江的位子空著，上課再也不能發呆，彷彿每位老師都若有似無地注意那個空位，還有後座的他。難耐的八節課過後終於放學，他把作業收好，伸了個懶腰。

回想下午的體育課，他已經很久沒有打球了。

大考在即，最近幾週的體育課都被學科借去考試，因此他許久沒運動了。這種借來的課，讓每個人都顯得懶散，體育老師發著考卷，一副不置可否的樣子。

「你們教室的冷氣真強啊。」發完考卷，體育老師隨意靠坐在講台。「還有幾週你們就要大考了，再忍耐一下。你們要知道，當學生是最幸福的……」紙上的數學題讓他非常厭惡，迅速瀏覽過，認命地想又要用猜的了。細看卻發現某些題目很熟悉，繼續往下掃，神奇的是他幾乎會寫，一動筆連計算過程都非常流暢。

父親的家庭輔導起了作用。

那成績自己也不敢相信。雖然是複習考，而且不列入總成績，但他仍感到欣喜，進步是好事，只是這方式始料未及。或許拿著這張考卷就能向父親換取休息時間也不一定，想著想著他走出教室。

操場上風沙向他捲過來，旁邊幾簇乾枯的雜草晃搖著。抬頭看，天空一片雲也沒有，天光直直灑下，彷彿灌滿他的全身。連衣領都乾燥發燙，空氣浮動，操場上有人打著球。

是羅。

羅投進顆球，拿起水瓶灌水。他想像羅的喉結移動著，並發出吞嚥的聲音。汗水流過，出現幾抹發亮的線條。喝完水，羅又開始跳躍，練著上籃的動作。

勃動的肉身被體育服藏掩著。他不自覺走向前。

球撞到籃框，彈了幾下。羅轉過身發現了他。抽風扇的聲音，牆壁磁磚的涼意，汗水蒸發的熱氣。當時在廁間，兩人緘口不言的默契。羅先笑了，笑得比他還大聲。

「如何，來一場？」「怕你啊？」運著球，掌心變得又髒又黏。開始奔跑，沉重的身體才真正地

呼吸起來。日暮時分，陽光卻依然刺眼，幾乎要看不清彼此的表情。

10

今天回家得晚，開門只見滿室昏暗，他丟下書包，準備洗澡。經過父親房間，裡面傳出均勻的鼾聲。

悄悄打開房門，床頭留著個小燈，冷氣轟轟作響，父親已然熟睡。穿過的衣服被隨意扔在地上，僵硬的西裝褲，長襪，還有那件每天陪伴父親上班的襯衫。他抓起那件襯衫，似乎更薄了些，用指尖揉捏彷彿就要變形。輕拂過衣領，十分僵硬，內裡有若有似無的黃漬。

睡著的父親看起來更加嚴肅，白天在職場拚搏，晚上教訓家人，連在夢裡也無法放鬆，披堅執銳，強勢又傲慢地四處衝撞。眉頭微蹙著，眼角已經有魚尾紋的樣子了。鬍渣冒了出來，明早它們又會被刮乾淨。

那盞小燈發著暈黃的光。他想起以前父親第一次為他掏耳朵，也是就著這盞燈，過沒多久父親就弄痛了他，他憤怒推開父親，父親對一旁觀看的母親聳了個肩。當時的情景他記得十分清楚，後來他再也不讓父親挖耳朵，那也是他和父親最後一次的親密接觸。他望著那盞燈，也看著父親的睡容。幾次急促的呼吸間，父親幾乎要醒來，想是在夢裡也不安穩。

他已經站了很久。兩人各自盤據一方，平時無法這樣的凝視，光是眼神接觸就要彈開。他沒有什

麼要說的。他知道這樣就好，父子之間，兩人之間，他也許是父親的過去，父親或將是他的未來。現在他已經好好將父親看了一遍，不躲藏也不避諱。

成長之路

◎梅家玲

小說的題目是〈襯衫〉，但其實主要寫的是散發於衣服之內的人體氣味，是褪除了衣物之後的裸體形象，以及生活中因為氣味、身體而帶出來的人際互動關係。愛吃零嘴的女同學「江」，身上散發出的異味原來是瀕臨死亡前的求救訊號；擅打籃球的男同學「羅」，裸身展現出男性的青春動能與隱現的情欲；而父親的體味與身體細節，煥現著成熟男人的形象、宣示著成熟與自信。在在都引領主人公邁向自我的成長之路。小說結尾，兒子凝視父親的睡容，「父子之間，兩人之間，他也許是父親的過去，父親或將是他的未來，現在他已經好好將父親看了一遍，不躲藏也不避諱。」也意味了生命的繼起與傳承——而藉由感官性的體味與體感來經營此一宏大主題，無疑是這篇小說最為特出之處。